

敦煌本《张淮深变文》当为《张议潮变文》考

伏俊珪¹ 王伟琴²

(1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2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郑州 450045)

摘要:敦煌伯3451号写卷,首尾皆残,题目散佚,体制上属于变文,故孙楷第拟名《张淮深变文》,而学界多从之。文章根据变文对朝廷使者第一次到沙州的情景叙述及尚书打回鹘的时间,考证本卷中的“尚书”应为张议潮而不是张淮深;本篇应当拟题为《张议潮变文》。

关键词:《张淮深变文》;尚书;张淮深;张议潮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0)04-0125-05

敦煌藏经洞出土伯3451号写卷,首尾皆残,题目也没有保存下来。体制上属于变文。内容写回鹘侵犯唐境,尚书引兵击破,俘虏千余人,上表朝廷,皇帝遣使者诏赐尚书,重赐褒奖,并放归俘虏;但朝廷使者刚离开沙州,放归的回鹘又兴兵侵犯,尚书再次出征,又获大捷。这段残文中的“尚书”,孙楷第先生认为是张淮深,故拟名《张淮深变文》,而学界多从之。孙先生拟名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篇末颂赞“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持节河西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诗中“司徒”为张议潮,“尚书”则为张淮深;二是敦煌本《张氏勋德记》明确记载张淮深被加授户部尚书的事,而伯3451卷屡称尚书,与《勋德记》合。^①

孙楷第先生还考定这篇变文的写作时间“至晚不得在中和四年(884)以后,或当在乾符中(874-879)”。王重民先生同意孙楷第的说法,并加以具体说明:“张景球撰的《张淮深墓志铭》称‘乾符之政,以功再建节髦,特降皇华,亲临紫塞,中使曰宋光庭’,可能就是这件事情,而宋光庭就是上下九使之一。所以,这篇变文的写作时间,应在乾符年年间(874-879)。”^②从此以后,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这种

观点。郑炳林、张红丽二位先生根据伯2570卷背“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回打却回鹘至”的题记,更具体地确定变文写成于乾符元年(874)^③。而唐长孺先生、贺世哲先生还强调《张淮深墓志铭》中的“中使宋光庭”就是变文中“乃命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品官杨继瑀等,上下九使,重赉国信,远赴流沙”中的“上下九使”之一^④。但《张淮深墓志铭》中特别提到宋光庭,说明宋氏身份很重要,而变文中提到了李众甫、李全伟、杨继瑀三人,唯独没有宋光庭。可见,两者所写不是一回事,是显而易见的。除了乾符说之外,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1. 中和四年(884)说。邓文宽先生《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认为变文所写的是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的史事,而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的时间是在唐僖宗中和三年到四年(883-884),故考定变文应写成于中和四年(884)九月至十二月之间^⑤。邓先生主要根据伯3270、伯4011两卷《儿郎伟》确定变文中张淮深对甘州回鹘用兵的史事,并由斯2589、斯389、伯3702卷的相关材料确定张淮深第二次平定回鹘的时间是在中和四年(884)。但伯3270、伯4011两卷所记是否即张淮深对甘州回鹘用兵事,学术界还有

收稿日期:2010-06-1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文学研究编年史”(BW06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伏俊珪(1961-),男,甘肃会宁人,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王伟琴(1974-),女,河南获嘉人,文学博士,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不同意见;荣新江先生就认为是后唐同光三年(925)曹议金征讨甘州回鹘事^⑥。2.咸通十三年(872)前不久。荣新江先生认为变文所写史事发生在咸通八年至十三年之间(867-872),那么变文当写成于咸通十三年前不久张议潮入朝、张淮深代守归义期间^⑦。荣先生说法的主要根据还是对变文后“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两句的判断;但这两句以后的话,王重民先生明确考证“与上文不相衔接,疑是后人补作,在讲唱变文之后,作为煞尾”^⑧。

以上几种意见虽有不同,但都是在“张淮深打回鹘”这一前提下讨论的。而认为变文所写就是“张淮深打回鹘”,文献证据并不充分;且考之变文本身,其抵牾矛盾处不少。

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认为残卷中的“尚书”到底是张议潮还是张淮深尚难确定,可惜他只是提出了疑问,并没有展开讨论^⑨。

我们经过细心研读,觉得藤枝晃先生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伯3451残卷的“尚书”到底是指张议潮还是张淮深,还应当做进一步研究,而为张议潮的可能性更大。主要理由如下。

根据变文的叙述,我们推断这是描写朝廷使者第一次到沙州的情景;第一次到沙州,诏赐的尚书只能是张议潮。这是理由之一。变文曰:

诏赐尚书,兼加重锡,金银器皿,锦绣琼珍,罗列球场,万人称贺。诏曰:“卿作镇龙沙,威临戎狄,横戈大漠,殄扫匈奴。生降十角于军前,对敌能施于七纵。朕闻嘉叹,□更勉怀!”尚书捧读诏书,东望帝乡,不觉流涕。

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馀)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洲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垂泪,左右驂从,无不惨怆。安下既毕,日置歌筵,球乐宴赏,无日不有。是时也,白藏之首,境媚青苍;红桃初熟,九酝如江。

变文中朝廷使者到敦煌,感觉非常新鲜。敦煌虽与中原隔绝近百年,但还保留着唐玄宗的画像,保留着中原汉民族的风俗。所以使者看了,感叹万分,禁不住“一时垂泪,左右驂从,无不惨怆”。这种情形按情理只能出现在敦煌刚刚回归唐朝的时

候。而且正是这次朝廷赏赐中,指挥战役的将军被封为“尚书”。既然是描写朝廷使臣首次到沙州的情景,当然是归义军首领第一次被封为尚书的官衔。而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唐朝正式设立归义军,授张议潮“尚书”并归义军节度使的官衔,是在大中五年(851)。《唐会要》卷71“陇右道沙州”记载:“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议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到十一月,除义潮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充归义节度,河、沙、甘、肃、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观察使。仍许于京中置邸舍。”^⑩张议潮被授予“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充归义节度”。所以变文与《唐会要》的记载应当是同一件事情。《唐会要》记载诏赐的时间是大中五年(851)十一月,而变文中记载的是“白藏之首”即初秋(《尔雅·释天》:“秋为白藏。”),具体时间相差几个月,《唐会要》记载的大概是使者回到朝廷的时间。

变文还说,朝廷使者眼中的敦煌是“人物风华,一同内地”,与“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的甘、凉、瓜、肃四州截然不同。按张议潮起义后,敦煌人废弃吐蕃衣着,恢复汉族服装。伯3633卷《辛未(851)年七月沙州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太保(指张议潮)见南蕃离乱,乘势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穴白趁却节儿,却着汉家衣冠,永抛蕃丑。太保与百姓重立咒誓,不着吐蕃。”由于是解放初期,所以只有沙州的百姓已改变了服装,其余四郡,还是一派蕃装。如果是张淮深受节度旌节之时,情况就不应当是这样。张淮深受节度旌节和尚书的时间,是在文德元年(888)^⑪。其时沙州回归唐朝已经四十年,其间它与中央一直保持密切联系,那个时候归义军统治区域内的汉族,大概再没有尽着蕃装的情景了,朝廷使者到沙州是不会有“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甘凉瓜肃,雉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等等的惊讶和感慨。

另外,我们认为变文所说“甘凉瓜肃”四郡中,“凉州”是变文作者的连带而误及,当时归义军占领的只有沙、瓜、甘、肃四州。根据敦煌写卷的记载,张议潮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率众赶走吐蕃守将,收复瓜、沙二州,次年(849)又率军攻占甘、肃二州,

而直到咸通二年(861)才占领凉州。变文中说的“持节河西理五州”实际上指沙、瓜、甘、肃,再加大中四年(850)收复的伊州。只因为朝廷使者不经过伊州,而必经凉州之边缘,故变文连及凉州了。变文还说:“河西沦落百年余,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这里,把“路阻萧关”和“将军开旧路”并提,可见二者开通的时间相近。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中三年(849)秋七月甲子,“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不久又于萧关置武州。而既然说是“将军开旧路”,自然以前此路未开,开路者应当是张议潮了;如果是张淮深,就不能说开旧路了。

第二个理由,是尚书打回鹘的时间。我们认为,既然变文所写更符合张议潮解放沙州初期的情况,那么这期间张议潮就可能与回鹘发生过战事,时间大概是在大中四年(850)左右。我们的推测也有相关史料的支持,也就是说,史籍中就有记载此年张议潮和回鹘交战的蛛丝马迹。

唐天成五年(840),游牧于漠北高原的回鹘被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击破,四处逃亡,其中西迁的三支和原住在河西和西域的同族人相汇合,成为河西回鹘(或甘州回鹘)、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即黑汗王朝,或葱岭西回鹘)。其中西州回鹘主要集中在西州、伊州等地^②。而瓜沙地区一直有众多的回鹘部落,以致宋代学者竟以沙州归义军为“沙州回鹘”^③。那么,张议潮在收复伊州的时候,和回鹘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斯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下有记载:“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变文中有一句残诗“西取伊州□□□”,斯367卷大中四年收复伊州的记载与变文“西取伊州”应当是一回事。而且从变文叙述看,回鹘反复无常,张议潮在第一次战役前就被回鹘欺骗过,“初言纳款投旌戟,续变(下残)”,“早向瓜州欺牧守,今朝此处(下残)”。

变文还说“回鹘新受诏命,今又背恩”,这里的“新受诏命”,我们还可以找出史料加以证明。杜牧于大中五年(851)秋,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是年冬回长安供职时连着写有两篇制文,其中一篇是《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全文如下:

敕。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盖以恩信不亏,羁縻有礼。《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汉有隰阴之封,考于经史,其来尚矣。西州牧首颉干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

莫贺都督、宰相安宁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怀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长,颇有智谋,今者交臂来朝,稽顙请命,丈组寸印,高位重爵,举以授尔,用震殊林。无忘敬恭,宜念始终。可云麾将军、守左骁卫大将军外置同正员,馀如故。^④

制文中的几个用语值得注意。“《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汉有隰阴之封”,“潞子之爵”事见《春秋·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杜预注:“潞,赤狄之别种。氏,国,故称氏。子,爵也。”晋国灭亡了赤狄潞国,把潞国的国君名叫婴儿带到晋国来,并封予子爵的高位。“隰阴之封”应为东汉典故,杜牧误记。刘康为东汉光武帝儿子,建武十七年(41)封为济南王,后来朝廷又把祝阿、安德、朝阳、平昌、隰阴、重邱六县追加给济南国。但刘康不循法度,交通宾客,谋议不轨,有司奏之,光武帝不忍治其罪,只是消减了五个县的封地,过了几年,章帝又把削地归还给他。事见《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三王列传》。

“交臂来朝,稽顙请命”,交臂,是叉手,拱手,表示降服。《史记·苏秦列传》:“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王怀柔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向化。”稽顙,是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汉书·李广传》:“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请罪,岂朕之指哉!”《梁书·韦叡传》:“其余释甲稽顙,乞为囚奴,犹数十万。”

据此我们推断,这次来朝廷的回鹘使者并不是献功请赏的,而是来投降请罪的。虽然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是张议潮的俘虏,但总和张议潮在沙州的武功威慑有关。而朝廷使者到沙州后向回鹘宣布的,可能就是这篇制文。制文中的说法与变文“帝谓群臣曰:‘朕念□□□□旧懿,曩日曾效赤诚,今以子孙流落□□河西,不能坚守诚盟,信任诸下,辄此猖狂。朕闻往古,义不伐乱,匈奴今岂(其)谓矣!’因而厚遇之”的意思相近。

朝廷使者同时宣布的还有《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敕。沙州专使衙前左厢都知押衙吴安正等。自天宝以降,中原多故,莫大于虜,盗取西陲,男为戎臣,女为戎妾,不暇吊伐,今将百年。自朕君临,岂敢偷惰,乃命将帅,收复七关,爰披地图,实得天险,遂使朝廷声闻,闻于敦煌。尔帅

议潮,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西河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尔等咸能竭尽肝胆,奏事长帅,将其诚命,经历艰危。言念忠劳,岂吝爵位,官我武卫,仍峻阶级,以慰皇华,用震殊俗。可依前件。”^⑮变文转述诏书说:“卿作镇龙沙,威临戎狄,横戈大漠,殄扫匈奴。生降十角于军前,对敌能施于七纵。朕闻嘉叹,□更勉怀。”大意也和杜牧的原作相近。

可见,张议潮850年在收复伊州的过程中,和西州回鹘发生过战争。与张议潮发生冲突的,不是回鹘主力,而是流落至沙州一带的游散回鹘。张议潮在打击这些游散回鹘的同时,通过其它手段向西州回鹘首领施加压力,让他们向唐朝称臣,使朝廷明白自己控制西部边塞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张议潮就派吴安正等人到朝廷请赏;而差不多同时,回鹘的使者也到了朝廷。伯3554V卷悟真撰《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序》说:“伏惟我尚书渥洼龙种,丹穴凤雏,禀气精灵,生便(辨)五色。讨凭陵而开一道,奉献明王;封秘策而通二庭,安西来贡。”文中的“尚书”指张议潮,“二庭”指伊、西、庭三州之境。荣新江先生认为,“这里似乎透露出张议潮大概是通过外交手段与西州的回鹘取得联系,并招引其与之一同向唐朝入贡。这就是大中五年的西州沙州使者可能同时到唐朝而受封的缘故”^⑯。

张淮深受旌节并被朝廷正式封为尚书的时间前文已考定为文德元年(888),但参考现在的文献资料,我们找不到张淮深在888年前后打回鹘的记载。倒是在此前后,回鹘与归义军关系大大改善,往来友好。伯3569v卷载光启三年(887)三、四月间,西州回鹘使三十五人访敦煌,又伯2937卷载同年十一月,甘州回鹘使至敦煌。

当然,在这之前,张淮深曾与回鹘发生过冲突,如伯2570v载:“咸通拾陆年(875)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鹘至。”虽然这与P.3451中发生战役的地点都在西桐,打的对象都是回鹘,但是它们不是同一次战役,理由如下:

(1)875年这次战役的时间是“正月十五”,而变文中战役的时间发生在秋季,“季秋西行”、“血染平原秋草上”;(2)875年打回鹘的是“官吏”,至于“尚书”参加了没有,不清楚,而变文中的“尚书”是主

帅;(3)“待西同”说明军队可能是埋伏在西桐,等待回鹘来了开仗,而变文中是回鹘“潜于西桐海畔,蚁聚云屯,远侦烽烟,即拟为寇”;(4)“打却回鹘”意思是打退了回鹘,而变文中是大败回鹘,“俘诸生□”,“匹骑无遗”,“猓狁从兹分散尽”,两战役比较,战斗结局还是有差别的。

还应当提及的是,变文在“尚书既擒回鹘,即处分左右马步都虞候,并令囚系”的“尚书”二字旁注“仆射”二字,与本卷中其它两处更改的笔迹相同,则当时写卷的校勘者就认为“尚书”即后来的仆射张议潮。

伯3451卷变文的最后还抄有六首七言绝句并一残句,其中第一首云:“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持节河西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敦煌变文集》校记:“原卷中有朱笔句读,又有墨笔更改的两处。卷末‘自从司徒归阙后’二十五句,笔迹和更改字相同,应是更改人补写的,也许是他作的。”我们认为,这些诗是在变文传播过程中被说唱艺人增加上去的,它们并不能作为考证变文时代的铁证。因为归义军建立之后,出现了不少歌颂张议潮和张淮深及归义军政权的诗歌,这些诗歌有当时创作的,也有借用意思相近的其他作品的。如伯3500卷就抄有歌颂“太保”的诗30句,伯3645卷也抄有歌颂“太保”的诗32句(《敦煌变文集》把它们作为《张议潮变文》的附录)。而这些诗原来未必是歌颂太保的,也许是敦煌民众借用现成的作品。比如伯3645卷的32句诗,其实由几首独立的七言诗联缀而成,其中有一首绝句:“孤猿被禁岁月深,放出城南百尺林。渌水任君连臂饮,青山休作断长吟。”此诗又载《全唐诗》卷768,题作《放猿》,为五代吉州人曾麻几所作,文字略有出入。其传入敦煌,作为歌颂张氏归义军的作品,那应当是在张议潮去世很长时间之后。

所以,我们推测,伯3451卷变文所记载的尚书两次打回鹘的战役发生在张议潮解放沙州的初期,具体时间可能是大中四年(850)和五年。这两次出击回鹘的战役,发生的时间比伯2962卷(即《张议潮变文》)所记张议潮大中十年(856)到伊州纳职城打击回鹘的战役时间还要早。伯2962卷称张议潮为仆射,伯3451称张议潮为尚书,正反映了两篇变文产生的时间不同。

注释:

- ①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三分,1937年;收入周绍良、白文化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23-749页。
- ②⑧王重民:《敦煌变文集·张淮深变文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28页。
- ③郑炳林、张红丽:《张淮深变文的年代问题》,《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19-331页。
- ④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期。贺世哲:《从敦煌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4-236页。
- ⑤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 ⑥荣新江:《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征》,《敦煌研究》1991年1期。

- ⑦⑩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8、355页。
- ⑨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二),《东方学报》(京都)第12本第4分,1942年。
- ⑩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 ⑪荣新江在京都有邻馆所藏敦煌遗书中见到一件文书的末尾有如下文字:“旌节: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午时入沙州,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荣先生认为:“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唐朝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是迟至文德元年十月的事。”(《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 ⑫刘昫等撰:《旧唐书·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3-5215页。
- ⑬(元)脱脱等撰:《宋史·回鹘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4页。
- ⑭⑮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版,第1132-1133页。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of Zhang Huaishen Bianwen should be Zhang Yichao Bianwen

FU Jun-lian WANG Wei-qin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Henan Commercial Higher Secondary
Technical Schools, Zhengzhou Henan 450045)

Abstract: P. 3451 manuscript of Dunhuang that broken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a Bianwen in style, was named as Zhang Huaishen Bianwen by Mr. Sun Kaidi because of lost title, which was accepted in academic circle widely. However, We proved that the "Shangshu" (a high official in ancient China) in this manuscript should be Zhang Yichao, instead of Zhang Huaishen, based on situational narration of the royal court envoy arriving in Shazhou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ime when the "Shangshu" attacked the Uigur. Hence, the manuscript mentioned above should be named as Zhang Yichao Bianwen.

Key words: Zhang Huaishen Bianwen; "Shangshu" (a high official in ancient China); Zhang Huaishen; Zhang Yichao

[责任编辑 李 蕾]